

恐怖分子

The Terrorists

他们不在乎人民需不需要帮助，但总在乎自己的性命吧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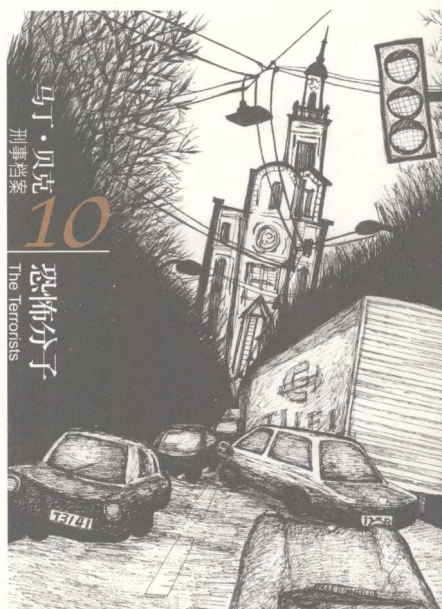
他们可能不在乎人民需不需要帮助，但总在乎自己的性命吧

【午夜文库·大师系列】之三

马伊·舍瓦尔 & 佩尔·瓦勒

入选理由

- ◆ 侦探小说界最高荣誉“爱伦·坡奖”获得者
- ◆ 与电影导演伯格曼、网球巨星博格并称“瑞典国宝”
- ◆ 侦探小说史上最著名的夫妻档作家
- ◆ “马丁·贝克刑事档案”系列被公认为侦探小说史上“最佳警察探案小说”
- ◆ 《大笑的警察》入选美国推理作家协会“百部最佳推理小说”
- ◆ 《罗丝安娜》入选 H.R.F. Keating 评定的“百部最佳侦探小说”



恐怖分子

The Terrorists

马伊·舍瓦尔 佩尔·瓦勒 著
平郁 译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：01-2006-6782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恐怖分子 / (瑞典) 舍瓦尔, (瑞典) 瓦勒著; 平郁译. —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07.4
(马丁·贝克系列)
ISBN 978-7-80225-259-2

I. 恐… II. ①舍…②瓦…③平… III. 侦探小说—瑞典—现代 IV. I53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35699 号

The Terrorists

Copyright©Maj Sjöwall & Per Wahlöö 1975

Original edition published by Norstedts Förlag, Stockholm

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©2005 Yuan-Liou Publishing Co.,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

• 本書由遠流集團授權出版, 限在大陸地區發行



谢刚 主持

恐怖分子

[瑞典] 马伊·舍瓦尔 佩尔·瓦勒 著; 平郁 译

责任编辑: 于彦琳

装帧设计: 艾 莉

责任印制: 韦 舰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 版 人: 谢 刚

社 址: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

网 址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 话: 010-65270477

传 真: 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: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

经销电话: 010-65512133

邮购电话: 010-65276452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东四邮局 7 号信箱 100010

印 刷: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 × 1092 1/32

印 张: 12

版 次: 2007 年 4 月第一版 2007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225-259-2

定 价: 29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,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公司联系调换。



马伊·舍瓦尔 Maj Sjöwall(1935-)

佩尔·瓦勒 Per Wahlöö(1926-1975)

著名瑞典侦探小说作家。这对夫妇共同创作了侦探小说史上著名的马丁·贝克探案系列。两人从一九六五年开始，每年出版一部以警探马丁·贝克为主角的小说。他们有意识地逐年参照社会环境的变迁，以及人心世情的转换。直到一九七五年瓦勒去世，夫妇俩共创作了十部小说。

舍瓦尔与瓦勒都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，他们决定通过小说对社会进行反思：“我们把创作犯罪小说当作解剖刀，一刀一刀划开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假象和弊病。”

这套马丁·贝克探案系列，被称为史上最佳“警察探案小说”之一，也是同类小说中的不朽经典，英国推理界权威H.R.F.基廷甚至作出“人生尽在其中”的高度评价。此外，这套书也是瑞典侦探小说有史以来第一次打入国际市场，而且深获欧美侦探小说界推崇，并在销量方面取得傲人成绩的作品。马丁·贝克探案系列风格独树一帜，对侦探小说的创作影响深远。

马伊·舍瓦尔&佩尔·瓦勒 作品年表

- 1965 《罗丝安娜》
- 1966 《蒸发》
- 1967 《阳台上的男子》
- 1968 《大笑的警察》
- 1969 《失踪的消防车》
- 1970 《萨伏大饭店》
- 1971 《坏坏子》
- 1972 《上锁的房间》
- 1973 《弑警犯》
- 1974 《恐怖分子》

1

警政署长露出微笑。

他那纯真少年般的迷人笑容通常只留给传媒和电视，甚少施舍给圈内的核心成员，例如警政署的督察斯蒂格·马尔姆、安全局长埃里克·麦勒和国家凶杀组的组长马丁·贝克。

这三人当中只有一人报以微笑——斯蒂格·马尔姆有一口漂亮的白齿，所以他喜欢笑，借以炫耀那口好牙。多年来他在不知不觉中学会了各式各样的招牌微笑，而他此刻正在施展的这种只有巴结谄媚足以形容。

安全局长压下一个哈欠，马丁·贝克则擤了擤鼻子。

现在才早上七点半，正是署长最喜欢召开临时会议的时间，不过这不表示他习惯在这个时间到办公室。他通常要等到快中午才现身，即使是露了脸，连他最亲近的同事也往往不得

其门而入。“我的办公室是我的城堡”，这句格言简直像是刻在他的门板上，而它也确实是一座牢不可破的堡垒，由一个训练有素的秘书护卫着，一条名副其实的“龙”。

这天早上，他展示的是他春风拂面、和蔼可亲的一面。他甚至准备了一热水瓶的咖啡和瓷杯，而不是平常用的塑料马克杯。

斯蒂格·马尔姆起身，替大家倒咖啡。

马丁·贝克知道，他一定会先压压西装裤的折线，然后扬起一只手轻抚修剪得宜的波浪头发，接着才会屈身坐下。

斯蒂格·马尔姆是他的顶头上司，可是马丁·贝克对他一点儿敬意也没有。他自鸣得意的卖弄潇洒，以及对长官明遮暗露的拍马逢迎，已经变成他的注册商标，这点马丁·贝克早已不以为然，现在更以愚蠢视之。真正让他气恼，也常造成工作阻碍的，是这个人的顽固不化和缺乏自省，这种欠缺就跟他对警察实务的一无所知一样，是具有全面毁灭性的。他能够升到这样的职位是拜他的野心和政治风向正确之赐，外加某种程度的行政能力。

安全局长在咖啡里放了四颗方糖，拿汤匙搅了搅，咕噜咕噜喝下肚。

马尔姆的咖啡没放糖，他喝得小心翼翼，就像对待他的苗条身材一样。

马丁·贝克觉得不舒服，这么早他还不想喝咖啡。

警政署长又是糖又是奶精，端起杯子的时候还屈起小指。他一饮而尽，接着把杯子往旁边一推，把一直放在漆亮会议桌

角的绿色卷宗拉过来。

“来吧，”他说，再次露出微笑。“先喝咖啡，然后开始工作。”

马丁·贝克苦着脸看着自己那杯动也没动的咖啡，心里很想喝杯冰牛奶。

“马丁，你还好吧？”署长说，声音里透着假惺惺的同情。“你的气色不好。你该不是又打算生病了吧？你知道我们可不可能没有你。”

马丁并没有打算生病，他是已经病了。他和他那个二十二岁的女儿以及她的男友一起喝酒喝到凌晨三点半，心中清楚自己现在看来跟鬼一样。不过他可不准备和上司讨论他这自找的病痛，再说他认为“又”这个字用得实在不公平。他在三月初的确因为感冒发高烧请了三天假，但今天已经是五月七号了。

“没有，”他说，“我没事，有点儿感冒，如此而已。”

“你的气色实在很差。”斯蒂格·马尔姆说，声音里连假惺惺的同情都没有，只有谴责。“真的很差。”

他的目光像针一样刺向马丁·贝克，马丁·贝克觉得火气直往上冒，开口说道：

“谢谢你的关心，不过我没事。我想我们今天来不是为了讨论我的气色或是健康状况吧。”

“没错，”署长说，“我们谈正事吧。”

他打开绿色卷宗。从顶多三四页纸张的内容看来，今天这场会议不会拖得太久。

文件的最上头是一封打印的信，龙飞凤舞的签名下盖着一个斗大的绿色橡皮戳记，马丁·贝克从他坐的地方看不清楚信

上印着什么。

“各位应该记得，我们曾经讨论过，在国宾来访期间的敏感情况下，我们在安全措施方面的经验不太足——在这些场合中，可想而知会有火爆激烈的示威游行，也可能有计划完善或松散的暗杀行动发生。”署长说，自动恢复他在公开场合露面之际的一贯浮夸风格。

斯蒂格·马尔姆喃喃应和，马丁·贝克没吭声，可是埃里克·麦勒提出异议。

“说起来，我们也不是那么没经验，是吧？赫鲁晓夫来访平安而归，只是不知谁在皇宫台阶前放了一只涂了红漆的猪而已。柯西金^①之行也是，无论是行程计划还是安全防护，都是井井有条。还有环保会议，虽然这个例子也许稍有不同。”

“没错，当然，可是这一回我们面对的问题比较棘手。我是指预定十一月底来访的一位美国参议员。请容我这么比方，这档事有可能变成一个烫手山芋。我们从来没接待过从美国来的重量级人物，这回可碰到了。日期已定，我也接到了若干指示。我们必须及早准备，而且要做到滴水不漏。我们得有万全的准备才行。”

署长不再微笑。

“这一回我们要有心理准备，我们面临的挑战可能要比扔鸡蛋激烈得多。”他又加上一句，口气甚是严厉。“埃里克，这点你该牢牢记住。”

^①柯西金 (Aleksey Nikolayevich Kasygin, 1904-1980)，苏联政治家。1964年10月取代赫鲁晓夫担任部长会议主席。

“我们可以采取预防措施。”埃里克·麦勒说。

署长耸耸肩。

“没错，是可以预防到某种程度，”他说，“可是我们不能把所有可能惹麻烦的人都除掉或是关起来，这点你跟我一样清楚。我已经接到命令，你不久也会接到。”

我已经接到了命令，马丁·贝克苦着脸想。他还在努力辨识绿色卷宗内那封信的抬头。他认为有个词看起来是“警察”或“警务”。他双眼酸痛，舌头又麻又干，像砂纸一般。他不情不愿地啜了一小口苦咖啡。

“不过这些都是次要的，”署长说，“我今天要讨论的，是这封信。”他用食指轻轻敲着摊在卷宗里的那张纸。“这和我们眼前的问题息息相关。”

他把信递给斯蒂格·马尔姆，等全桌的人都传阅了，才继续说下去。

“各位都看到了，这是一份邀请函。这个国家即将有国宾到访，我们要求派个观察员去观摩，这是他们的回复。由于到访的总统在这个国不是很受欢迎，他们当然会采取最严密的措施来保护他。就像许多拉丁美洲国家一样，这个国家平日就得应付很多刺杀行动，行刺的对象包括本国和外国的政治人物。因此，他们有丰富的经验，我想他们的警力和安全措施在这方面可说是最有水平的。只要好好研究他们的方法和程序，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学到不少东西。”

马丁·贝克把信浏览了一遍。信是英文写的，遣辞用字非常正式、客气。某国元首将于六月五日到访，距今已经不到一

个月，欢迎瑞典警方代表提前两周到达，以便研究前期工作中最重要的几个部分。签名的笔迹很优雅，可是完全无法辨识，不过看看印刷字体便一目了然。那是个西班牙名字，很长，透着几分尊贵和独特。

署长把信放回绿色卷宗内，说道：

“问题是，我们派谁去？”

斯蒂格·马尔姆若有所思地抬眼望向天花板，不过一声也没吭。

马丁·贝克真怕自己被提名。若是早个五年，在他结束那段不幸婚姻之前，对于这样一个可以让他离家一阵的任务，他会欣然前往。可是现在，他最不愿做的事就是出国，所以他赶忙说道：

“这个差事和国家安全事务关系更紧密，对吧？”

“我不能去，”麦勒说，“第一，局里我走不开，A部门有些重新编制的问题得花时间；第二，我们已是这方面的专家，派个对安全事务不熟悉的人去比较实用，比如说，刑事局或是一般警政部门的人。不管派谁去，回来后把他学到的教给我们就可以了，这样对所有的人都好。”

署长点点头。

“没错，你说得有道理，埃里克，”他说，“就像你说的，我们目前少不了你，还有你，马丁。”

马丁·贝克暗自松了一口气。

“更何况，我不会西班牙语。”安全局长说。

“他妈的，谁会？”马尔姆说，脸上依然带着笑容。他知

道署长的卡斯蒂利亚语^①也不行。

“我知道有个人会。”马丁·贝克说。

马尔姆扬起眉毛。

“谁？是刑事局的人？”

“是的，贡瓦尔·拉尔森。”

马尔姆的眉毛又挑高了一公分，接着露出不可思议的微笑，说：“可是我们不能派他去，各位说是不是？”

“为什么不能？”马丁·贝克说，“我认为派他去很合适。”

他注意到自己的声音带有几分怒气。他通常不会挺身替贡瓦尔·拉尔森说话，可是马尔姆的口气惹毛了他，而且他习惯于跟马尔姆作对，几乎是反射性地还击。

“他什么事都做不好，根本不能代表警方。”马尔姆说。

“他真的会说西班牙语？”署长问，口气中透着怀疑。“他在哪儿学的？”

“他当船员的时候去过很多说西班牙语的国家，”马丁·贝克说，“我们现在谈的城市是个大海港，他一定去过。他也会说英语、法语、德语，而且都很流利，还会一点儿俄语。你去看他的档案就知道。”

“不管怎么说，他反正是一无是处。”斯蒂格·马尔姆坚持不让。

署长似乎陷入思考。

“我会去看他的简历，”他说，“事实上，我也想过找他。没

①西班牙的官方语言和全国通用语言。

错，他的行为是有点儿粗俗，而且实在不听话。不过无可否认，他是我们最好的警察之一，即使他向来不服从命令，也不遵守规定。”他转向安全局长说：“埃里克，你怎么看？你觉得他合适吗？”

“呃，我不是很喜欢他，不过大体来说，我不反对。”

马尔姆看来快快不乐，

“我认为派他去根本就不合适，”他说，“他会给瑞典警察丢脸。他的行为举止像个粗人，说话根本不像是在船上管过事的人，倒像个码头工人。”

“说不定他说西班牙语的时候就不会了，”马丁·贝克说，“无论如何，虽然他说话有点儿口没遮拦，但至少他会看场合。”

严格说来，这话并不准确。马丁·贝克最近听说，贡瓦尔·拉尔森当着马尔姆的面叫他“不可一世的混蛋”。幸好，马尔姆并不了解这个称号是封给他的。

署长对马尔姆的反对似乎不太在意。

“这个主意也许行得通，”他若有所思地说，“我想他的粗野不文在这件事上不是太大的问题。只要他愿意，他可以表现得很规矩。他的背景比大多数的人都合适。他出身于有文化的富裕人家，受过最好的教育和教养，知道在什么情况下表现才算恰当。这种教养会自然流露，就算他努力遮掩也遮不住。”

“随你怎么说。”马尔姆咕哝道。

马丁·贝克觉得斯蒂格·马尔姆很想出这趟差，可是甚至没有任何人征求他的意见，因此他十分气恼。马丁·贝克则认为让贡瓦尔·拉尔森消失一阵也不错，因为那个人不受同事欢

迎，兴风作浪的本事真是超乎寻常。

署长对这个念头还不十分坚定，马丁·贝克于是使劲敲边鼓。

“我想我们应该派贡瓦尔·拉尔森去，这桩差事所需要的资格他都具备。”

“我注意到，他很重视自己的仪表，”署长说，“他的衣着显示出良好的品位以及对品质的坚持，这点势必会给人一个好印象。”

“确实，”马丁·贝克说，“这是细枝末节，不过很重要。”

他知道自己衣着很难称得上有品位。他的长裤没烫，显得非常宽松，毛衣领口因为洗过太多次，变得又宽又垮，粗呢夹克不但破旧，还少了一颗纽扣。

“制暴组的人手充裕，拉尔森缺席几个星期应该还应付得来，”署长说，“还是各位有别的建议？”

大家都摇头。连马尔姆似乎也领悟到和贡瓦尔·拉尔森保持一段时间的安全距离颇有益处。埃里克·麦勒又打了个哈欠，显然很高兴会议即将结束。

署长站起身，合上卷宗。

“那好，”他说，“我们都同意了。我会亲自把我们的决定告诉拉尔森。”

贡瓦尔·拉尔森听到消息后并没有太兴奋，也不觉得出这趟任务有多么受宠若惊。他镇静自若，明显想保持着自尊，不过他并不是浑然不知某些同事在他出差期间将如释重负，

唯一的遗憾是他不能永远离职。他知道他警界中的朋友屈指可数。就他所知，他的朋友只有一个。他也在自己在众人眼里是个桀骜不驯的麻烦人物，工作常是岌岌乎殆哉，饭碗随时可能不保。

但这些并没有为他带来任何苦恼。换做其他同阶层或薪资的警察，对于被停职甚或开除这种如影随形的威胁，多少会感到焦虑，可是贡瓦尔·拉尔森从来没有为这个问题失眠过。他未婚，无儿无女，孤家寡人一个，而且和家人早已断绝往来——他打心底看不起他们那种势利眼的上流阶级生活。当警察的这些年，他常考虑要不要重操旧业。而今他已年近百百，自知大概永远无法回到海上了。

随着启程日期越来越近，贡瓦尔·拉尔森发现他对这趟任务其实是满心接受的。这趟任务虽被视为事关重大，不过也想不出有何特别困难之处。拜它之赐，他至少有两个星期可以换换口味。他开始期盼这次出行，就像期待假期一般。

临行前夕，贡瓦尔·拉尔森全身只穿一件内裤站在卧室里，凝视着自己在衣橱门上长镜中的身影。他很喜欢这种内裤的式样，蓝底衬着黄色的麋鹿，这样的内裤他还有五条。他又买了半打同款式的内裤，只是换成绿底配红色麋鹿，全部已经包好，放在床上那只摊开的猪皮大衣箱里。

贡瓦尔·拉尔森身高超过六英尺，他大手大脚、魁梧有力，浑身都是肌肉。他刚洗完澡，照例踏上浴室中的磅秤，指针指着两百二十四磅。过去四年，也可能是五年吧，他已经增加了二十磅，他不高兴地看着内裤松紧带上那圈肥肉。

他缩起小腹，心想自己应该多去几趟警察局附设的体育馆，要不就等游泳池完工后开始去游泳。

不过，除了腰上的“救生圈”，他对自己的外表颇为满意。

他四十九岁了，可是头发又浓又密，发际并没有往后退到让额头显得太高，他的额头照样很低，上面横着两道粗粗的皱纹。他的头发剪得很短，一头金发就算长了白发也看不出来。现在湿发才梳好，顺服而光滑柔亮地贴在他的大头颅上，不过等到吹干之后，它就会变得七横八竖，不听话。他的眉毛又粗又浓，颜色跟头发一样是金黄色的。鼻子大而有型，配上宽鼻孔。浅淡的瓷蓝色眼珠放在满是横肉的脸上显得很小时，而且互相离得近了些，有时候当他眼神茫然时，会让人误以为他智商很低。可是他一生气——对他来说这是家常便饭——双目之间就会出现一道愤怒的皱折，这时那双蓝眼珠不但会让最顽强的罪犯不寒而栗，也往往直捣部属的心底。

唯一没有吃过这种苦头的人是埃纳尔·勒恩，他是贡瓦尔在斯德哥尔摩制暴组的同事，也是他唯一的朋友。勒恩是北方人，沉静寡言，永远流着鼻涕的红鼻头在脸上显得异常突出，所以别人注意不到他的其他的五官。他的内心对家乡——位于拉普兰的阿耶普洛，怀有一股永不熄灭的思念。

贡瓦尔·拉尔森和勒恩在同一个部门工作，两人几乎每天见面，可是闲暇时也常是焦不离孟。只要可能，他们会一起请假到阿耶普洛去，把大部分时间消磨在钓鱼上。两人的个性南辕北辙，所以他们的同事都不能理解他们的友谊，更有不少人纳闷，淡泊恬静、惜字如金的勒恩怎么可能让暴烈成性的贡瓦

尔·拉尔森变成一只温顺听话的小绵羊。

现在，贡瓦尔·拉尔森开始检视他满满的衣柜中那排西装。他很清楚那个国家的气候，他还记得多年前的一个春天，他曾在那里待过好几个星期，天气热得让人喘不过气。如果他得忍受那样的高温，就要轻装上阵，而他只有两套算是凉爽的西装。为保险起见，他一一试穿，却沮丧地发现第一套根本就穿不下，而第二套的长裤拉链得用力外加深呼吸才拉得上。大腿部分也紧。外套至少不费力气就能扣上，不过肩膀绷得紧紧的，如果他不想要行动受限，缝线就会崩裂。

他把那套无用武之地的西装挂回衣柜，将另一套横放在衣箱盖上。这一套只能凑合着穿了，这是他四年前订做的，埃及棉的料子，牛轧糖颜色配上白色细条纹的花样。

三条卡其长裤、一件山东绸外套，再加上那套过紧的西装，他算是收拾完了。他在箱盖的内袋里放了一本喜爱的小说，接着合上箱盖，扣紧宽束带的铜环，上锁后提到客厅。

他很爱惜自己的BMW，不愿让它放在机场停车场内，所以隔天早晨埃纳尔·勒恩会开车来接他，送他到斯德哥尔摩的阿兰达机场。就跟大多数瑞典机场一样，阿兰达也是个阴郁的、好像放错了地方的建筑，让怀着期望而来的旅客对瑞典的观感更别扭。

贡瓦尔·拉尔森把那条黄蓝两色的麋鹿内裤丢进浴室的脏衣篮，套上睡衣就上床了。旅行的兴奋没让他受罪，他几乎一沾枕就睡着了。